

扶贫新观察

# 走村入户问疾苦探真贫

编者话

“春打六九头”，立春刚过，乍暖还寒。从南到北，从东到西，贫困户盘点着一年的收入，盘算着来年的计划。他们正在通过自己的努力，一点一点改变着自己的生活生产状况，一步一个脚印奋力摆脱贫困。正是贫困户战胜贫困、向往美好新生活的不懈内生动力，给中国的扶贫

事业注入了蓬勃生机，没有他们的孜孜以求，没有他们的顽强拼搏，打赢脱贫攻坚战，如期实现战胜贫困的目标，就会大打折扣。行动，是行动者的通行证。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精准扶贫、精准脱贫基本方略，脱贫攻坚不断向预定目标迈进。按国家现行贫困标准测算，2017年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又减少1289万人，

贫困发生率下降到3.1%。目前，全国还有贫困人口3046万人，让他们如期实现脱贫，是实施乡村振兴的一项重要任务。近日，本报记者走村串户，探访贫困户家庭的生产生活，了解他们的疾苦和期盼、纠结和欢乐。通过这组报道，我们感受到了贫困户脱贫的信心和决心，看到了他们的行动。

河北省阜平县贫困户张正旭瞄上了山林黑猪

## 咬住目标，好好干

本报记者 张志锋

一个半钟头，回来净上坡，要两个钟头。”

### 治病要紧，治穷更要紧

村里只有赤脚医生，看大病要到镇上和县城。三宝16岁那年冬天，得了急性眼底出血。因为耽误治疗，右眼留下残疾。张正旭老念叨：“要不是住在这山窝里，儿子的眼睛就能治好。”

穷山沟难养人，全村建档立卡贫困户96个，眼下还有60多个。龙泉关镇动员村子整体搬迁，挪穷窝，拔穷根。有的老人听说后，先是不敢相信，问清楚后不禁热泪盈眶：“真没想到，这辈子还能下山住新房！”

山里人盼的，不再是梦想。龙泉关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规划建设500多套房子，安置黑林沟等村共500多户。预计到今年夏天，首批钥匙就可以交付了。张正旭说：“做梦都想早点搬下去，上城里买东西、看病，娃娃们上学都方便！”

好事不只是住新房，老人最发愁儿子没正事，现在也安生了。他说，三宝过去在外打零工，搞装修，挣的看着不少，开销更大。有段时间，三宝身体不好，烦心事多，有时会到村里、镇上“惹点麻烦”，老人也不省心。

转机在前年秋天，村里成立山林黑猪养殖专业合作社，合作社负责人郑耀军知道三宝有手艺，让他来养殖场做事，每月工资3000元。这下三宝乐坏了，天天忙得像陀螺，平时住在那边，挤时间回来看看爹娘。三宝说：“前两天一头母猪下猪娃，我两宿没睡好！”有事做，有钱挣，他就“没空”瞎折腾。村干部、镇干部看在眼里，喜在心里，都说三宝脱贫不成问题。

看着儿子成了“领工资的人”，张正旭心里像喝了蜜一样，见到三宝就嘱咐：“好日子是干出来的！要咬住目标，好好干！”

为帮扶张正旭等贫困户，合作社出资为20多个老弱病残户入股，将来见效益后，每年有分红。现在刚起步，为了乡亲们先见到实惠，合作社前不久给每户发一壶花生油。要过年了，合作社特意挑了一头大肥猪，送回村杀年猪。

劈柴响，炉火红。听说杀年猪，在家的男女老少围过来看热闹，三宝最带劲：“这是养殖场挂了号的大肥猪，有390多斤，过年有肉吃喽！”



### 喜迎春节

江西省赣州市会昌县站塘乡新圩镇农民兄弟在灯杆上悬挂灯笼，喜迎新春佳节。  
朱海鹏摄(人民视觉)

话说新农村

## 争当贫困户不可取

顾仲阳

要及纠正个别地方存在的过度扶贫倾向，营造一种“劳动光荣、脱贫光荣”的社会环境，引导群众自立自强、向上向善

近期去贫困地区采访，基层干部道出一种现象：这两年扶贫上访数量增加，比较集中的一类上访是，非贫困户认为自己按照标准应该被识别为贫困户，但由于被“潜规则”，没能享受到真金白银的扶持政策。调查核实发现，这类上访户中，除了部分边缘贫困户，甚至还有生活条件尚可的农户，这些农户看见贫困户享受到一系列政策红利和方便，就得了“红眼病”，通过上访“讨说法”。

从各方反馈来看，这种由于“红眼病”引发的农村不和谐苗头，需要引起足够重视。这个问题，需要一分为二地看，采取针对性措施。

一方面，贫困户识别确实存在不精准的个别现象。扶贫系统一直高度重视精准扶贫，历经数次“回头看”和动态调整挤水分，扶贫对象识别的精准程度大为提高。但不可否认，要在发展落后的贫困地区做这么精准的工作，出现漏洞和瑕疵在所难免。比如，个别基层干部存在优亲厚友等不公正现象，有个别贫困户因为群众基础差，票选不上等问题。此外，实际工作中，真要做到完全精准识别确实也很难。以收入指标为例，一般农户很难算精准收入账，按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的扶贫线，你家人均纯收入2280元，属于扶贫对象；他家人均纯收入2320元，属于边缘贫困户。其实两家条件差不多，但这样划分贫与非贫，一些群众就有意见。因此，一些边缘贫困户的上访也有自己的道理。

对于确实符合扶贫标准而因各种原因被“拒之门外”的农户，要及时纠正，纳入扶贫对象。对边缘贫困户的合理诉求，也要予以正视并适当关照。比如，有条件的地方要在扶贫对象动态调整时，尽可能一同考虑边缘贫困户，加以扶持，一些惠民项目也可以考虑适当向边缘贫困户倾斜。

另一方面，对于确实是“红眼病”的上访户，要予以正确引导。首先，要摆事实讲道理，告诉他们为什么没被识别为扶贫对象，引导他们认识到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好日子要靠勤劳的双手去开创，而不是一心想着“揩油”“沾光”。其次，要在农村开展专题教育，发动群众评选先进、建立或完善村规民约约束落后，通过这些接地气的方式，营造一种“劳动光荣、脱贫光荣”的社会环境，引导群众自立自强、向上向善。

“红眼病”引发农村出现不和谐苗头，也在提醒着我们，要适当调整扶贫工作方法方式。

要扶真贫，真扶贫。应当看到，“红眼”的直接诱因是扶贫政策礼包越来越大。实际工作中，要严格按照中央提出的要求，保证现行标准下的脱贫质量，既降低标准，也不吊高胃口。要及时纠正个别地方存在的过度扶贫倾向，比如把“住房安全有保障”升格成“住大房、住好房”，这样只会加剧贫困户对贫困户的嫉妒和不满，加剧农村不和谐。当然，与打赢脱贫攻坚战相适应的投入，不可因此缩手缩脚，更不可盲目降低标准，影响脱贫质量。

还要坚持问题导向，做好扶贫关键小事。部分群众的“红眼病”，跟他们耳闻目睹基层扶贫领域微腐败，继而引发心理不平衡不无关系。要加强对基层扶贫优亲厚友等不公平现象的处理，加大对扶贫领域贪污腐败的惩处。为完成脱贫任务短时间里投入大量投入，导致群众对扶贫政策含金量的过高误判，引发心理失衡，影响社会和谐，这样的突击脱贫要避免。



本版责任编辑：郁静娴  
电子信箱：rmbxnc@126.com

## 像爱护眼珠一样，呵护“脱贫蜂”

连续多日的雨雪天似乎暂时告一段落，沈裕胜家的蜂箱却还裹着厚厚的棉被。“气温还是很低，怕给蜜蜂冻坏了。”他说。

差不多1个月前，蜂箱里产出的最后一批蜂蜜，被沈裕胜以每斤40块的价卖出。年终算账，蜂蜜一共卖了800斤，收入3万多元。从2015年开始的蜜蜂养殖，使家庭收入稳步增加。

在湖南省湘乡市龙洞镇石头村，沈裕胜本来算不上村里的贫困户。一家6口人，田土虽然只有4.8亩，但靠着沈裕胜多年在外务工的收入，日子还过得去。1947年出生的沈裕胜，个子不高，浑身都是劲。在建筑工地干活，他一次就能扛两袋水泥。命运似乎偏偏要跟他过不去。2012年，远在郑州打工的他突然中风，一家人的命运从此“拐了个大弯”。

“那次发病，整整4个小时，身体一点知觉都没有。”打那以后，原本闲不住的沈裕胜，绝大部分时间只能在老家静养康复。

祸不单行。2014年，沈裕胜的爱人体重骤

## 湖南省湘乡市贫困户沈裕胜爱上了蜜蜂养殖

### 日子，要比蜜还甜

本报记者 颜珂

降40斤，医院一检查，才知道是严重的糖尿病。从此，她跟老伴一样，药不离手。沈裕胜只有一个儿子，但先天性高度近视。因为视力问题，外出找工作总是吃闭门羹，只能在家干点零活。

大笔医药开支让这个本不富裕的家庭压上了重重的担子。2014年，沈裕胜一家成了村里的建档立卡贫困户。

沈裕胜身体恢复得不错，这是不幸中的万幸，只是他再也不能出去干重活。守着家里那么大地，老头常常发愁——要脱贫，光靠种地能行吗？

### 结构调整，脱贫路上田地宽

家里4.8亩耕地，分成了五丘田。以前种

的是双季稻，自打沈裕胜中风以后，不得不改种单季稻。一年到头辛辛苦苦，除去自家口粮，也就卖个2000多斤。虽说国家这几年托底收购价慢慢在涨，但拿到手的收入还是不到3000块。

2015年，镇上和村里的扶贫干部推荐沈裕胜养蜜蜂——既不用出远门，劳动强度也不算大，儿子还被送到镇上免费学习养蜂技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沈裕胜从亲朋好友那里凑了点钱，在家里搞起了蜜蜂养殖。

头一年试水，结果并不理想。因为技术不熟练，5箱蜜蜂，蜂蜜也就卖了2000多块。第二年，政府奖了3000元产业扶贫资金，加上开始摸着点门道，沈裕胜的养蜂规模一下扩大到20箱。

## 天上掉下来的羊羔，稀罕着呢

农历新年前夕，记者来到内蒙古锡林郭勒盟西乌珠穆沁旗巴彦舒舒苏木呼日勒图嘎查，牧民乌力吉门德开门迎接客人，一股温暖的热浪顿时将零下20多摄氏度的严寒拒之门外。

乌力吉门德的母亲有残疾，没有劳动能力。前几年，父亲患了胃癌，加上要供2个孩子上学，家庭每年3万元左右的毛收入，交完孩子学费生活费、购买过冬草料后就剩无几了，根本无法承担高额的医药费，他家属于典型的因病致贫。

2009年，乌力吉门德和妻子不得不卖掉所有羔羊外出打工，靠每人每月1000多元的收入维持生活。在内蒙古农村牧区，因病致贫是最难解决的现实问题。原本正常维持生产生活的农牧民家庭，只要有一人患大病或重病，一年间就可能陷入贫困，难以翻身。在大多数旗县，因病致贫、返贫人口分别占建档立卡贫困户的五成左右。西乌旗副旗长玛希巴特告诉记者，过去，扶贫都是把羊直接送给牧民，但有些牧民领走羊后，很快就卖掉解燃眉之急了，很难保证他们扩大再生产的积极性。为

## 内蒙古西乌珠穆沁旗因地施策

### “流动畜群”，这招忒好

本报记者 吴勇

此，当地想出了“流动畜群”帮助牧民脱贫的办法。“咩咩……”走进蒙古包，门口木栅栏里几只雪白的小羊羔抬起稚嫩的前蹄扒着栅栏，眼巴巴地望着乌力吉门德。“这是要奶喝呢！”乌力吉门德黝黑的面庞透出喜悦，“过年正好赶上接冬羔，这几只羔子膘情不好，需要抱到屋里喂奶。累是累，但值得，因为这些羊羔都是天上掉下来的呢！”

这些“天上掉下来的羊羔”，就是源于西乌旗提出的“流动畜群”政策。2013年，当地政府为有经营能力的少畜牧民提供4万元资金购买基础母羊，交给牧民无偿饲养。4年后，牧民还给政府同样数量的基础母羊，繁育的羔羊归牧民所有。畜群在牧民之间不断流动，实现牧民增收，政府再把收回的基础母羊分配给其他牧民饲养增收，

形成用有限资金持续为牧民增收的“无限循环”。

### 好政策，就是及时雨

“这和以往的帮扶模式截然不同。”玛希巴特说，“现在，牧民找到担保人，我们同牧民签订养殖发展协议书，到了养殖年限还要收回同等数量的基础母羊。这样一来，牧民既能得到实惠，又受到一定约束，从主客观两方面调动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

近年来，为了更好地保护草场，西乌旗还鼓励牧民由过去的冬羔、春羔两季接羔向早冬羔、冬羔和春羔的三季接羔转变。提前生产的羊羔能在秋季草场结束前出栏，还能享受政府补贴。这样既有利于草原自我修复，又增加了牧民收入。

接冬羔意味着每年春节期间就要迎来接羔季节，牧民们都要在繁忙中度过，清理棚圈、准备饲料、分割围栏、接羔保育……忙得不亦乐乎。“生活越过越好啊！”牧民吉仁巴雅尔告诉记者，他家拥有2500亩草场，2013年以前，一家人的收入全靠放牧50多只羊。“那时到了出栏季节，不得不卖掉全部羊羔，一年的收入只够维持基本生活，根本没有能力扩大再生产。”

自从享受到“流动畜群”政策，用第一笔资金购买了60只基础母羊，3年来多，吉仁巴雅尔家的羊群已壮大到300多只，紧紧巴巴的生活宽松了许多。2017年，他选了60只基础母羊还给嘎查，繁育羔羊则留在了他家。伴随着生产资料的增加，55岁的吉仁巴雅尔一家有了扩大再生产能力，也有了新年的新打算。

“流动畜，这招忒好！2017年是我家饲养流动畜的最后一年，我算了算，还给政府60只母羊后，我自己留下100只羊，把其余的300来只羊卖掉可以买30头牛。羊少了有利于草场保护，牛的价格比较稳定，我家的产业结构也比较合理了。牧民有了畜群就有底气，2018年我单靠卖牛犊就收入10来万元……”吉仁巴雅尔笑颜开。